



hotel

旅

stories

馆

张悦然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hotel

旅

stories

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鲤·旅馆/张悦然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4967-4

I.①鲤… II.①张…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0639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郑理/乔亮

装帧设计:杨林青

鲤·旅馆

张悦然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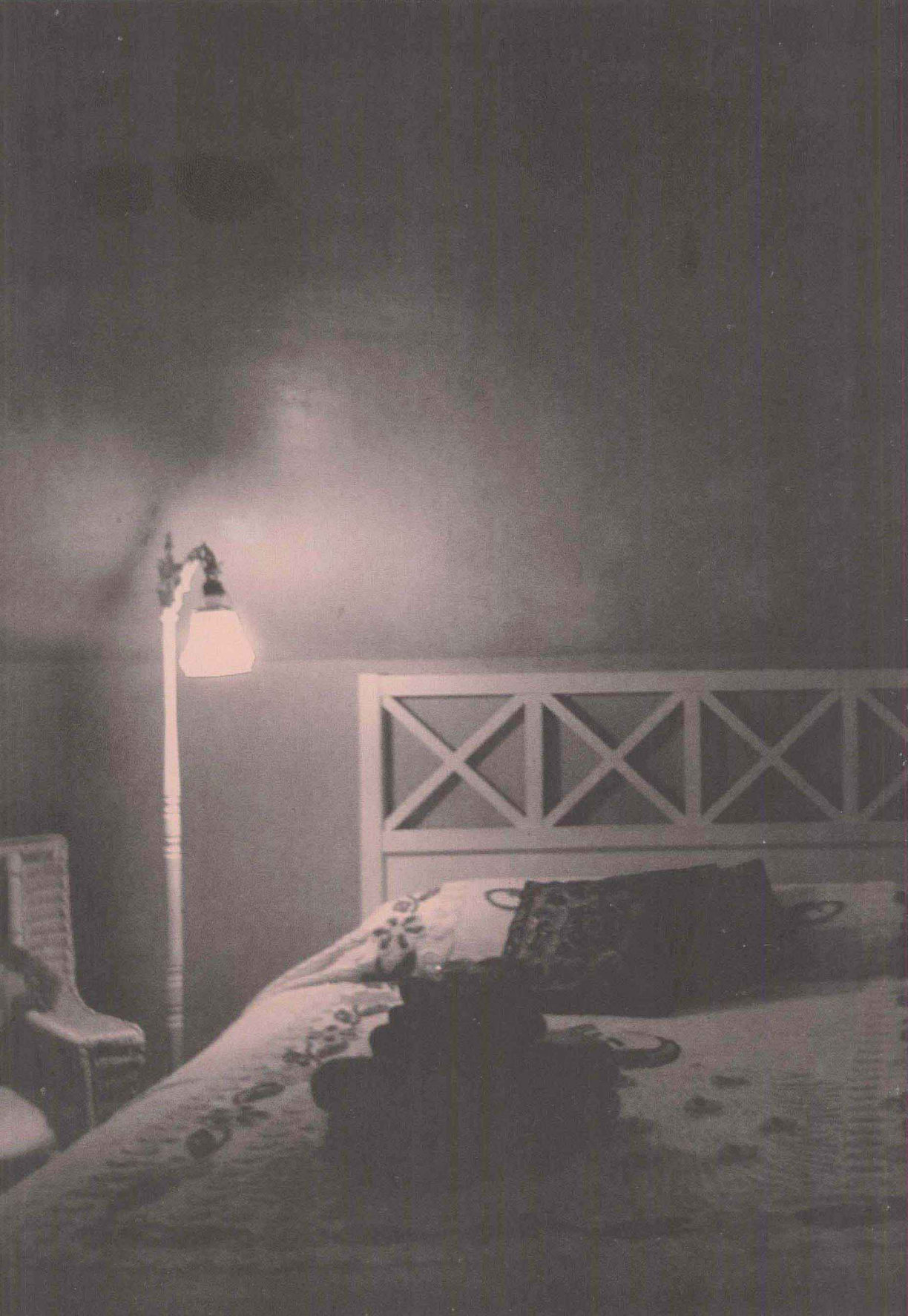
开本700×970 1/16 印张14.75 插页1 字数240,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67-4/I·3896 定价:2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003 沙龙

- 006 沧海桑田，就是在家地图上张开一把有强异地感的伞 文 | 张怡微
- 016 两个世界的三封信 文 | 沈诞琦
- 026 梦总是发生在丽兹 文 | 黄少婷
- 033 花之宿 文 | 苏枕书

040 镜子

- 041 “亲密感”的消逝 摄影 | Mayumi Terada 文 | 高翔

206 小电影

207 解构记忆中断断续续的旅程的碎片 摄影、文 | 谢建鲲

055 小说

056 杰克兰达宾馆 文 | 爱丽丝·门罗 译 | 邢楠

079 沼泽 文 | 张悦然

099 热带 文 | 周嘉宁

109 艳歌 文 | 张楚

124 迷城 文 | 韩松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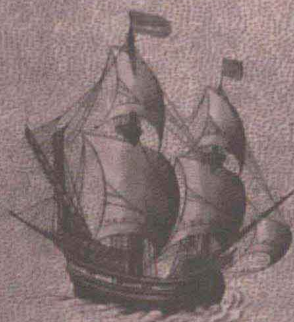
132 荒野 文 | 荞麦

140 连狐妖也没有太难受了 文 | 韩松

160 河水轰鸣的地方 文 | 包慧怡

173 游仙旅馆 文 | btr

179 鹌鹑 文 | 葛亮



异乡，昏暗的小房间。陈旧的地毯散发出潮霉的气味。床单上有淡淡泛黄的印渍。茶壶边缘上附着着一圈茶碱。那些陌生人留下的痕迹，氤氲着一股无可救药的孤独的气息。你拉上窗帘，寻找落地灯的开关，走进浴室调试热水，把洗刷包放在水池边，然后打开柜子，从衣架上取下睡袍。今晚，这里是属于你的。这匆匆地占有令人莫名地伤感，同时又觉得很自由。

房间里没有钟，时间停滞，一个粘稠的夜晚。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官变得格外敏锐。你听到远处汽车驶过的声音，听到狗吠和野猫的哀叫，听到风擦过叶子，树枝在摇颤。屋子里太静了，也许隔音差一点，或者楼下施工反倒好。你打开电视，放出一点人声。屏幕闪着幽蓝色的光，像旷野上的篝火。你看着新闻，无论本地电视台，还是先前熟悉的电视台，手持话筒的记者在说的好像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你想起李·弗里德兰德拍摄的旅馆里形形色色的电视荧幕：一双迷离的瞳孔，叉开双腿的裸女，疲惫不堪的政治人物。每个电视机都像一个寂寞的鱼缸。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屏幕外面那一圈黑色边框的存在。

夜更深了一些。你躺下来试着入睡。你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精神却很亢奋。那颗大脑好像悬浮于半空之中，不断释放出的欲念摩擦着周围的空气。你想象着这个房间里发生过的事。沉沦的酗酒，漫长的电话倾诉，疯狂的欢爱，清晨时的自读。那些人们在滑向孤独深渊时抓住的把手。你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脸，最虚弱时的样子。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你感觉陌生人离你那么近，那么真实。你忽然感觉轻松了很多，似乎卸下了身上的一些东西。因为默契，或是某个早就存在的规则，你猜，在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们都做了一个脱帽似的礼貌性动作，那就是摘下了日常生活中的面具。

资讯的发达，让人在旅行中获得的经验一再贬值。没有意外，也来不及感动。很多时候，旅行只是一段真空的生活。那些经验如同异物，无法被降解，融入记忆。只有关于旅馆的经验可能是例外。在那个狭促的小房间里度过的一个夜晚的感受，或许比白日里在博物馆、古迹遗址还有那些著名的街道和公园的全部游历所得都更为珍贵。很多年以后，你丝毫想不起看过的古迹的状貌，却可能仍旧记得那个旅馆房间里的气味。

我有一个小嗜好：保存住过的旅馆的门卡。退房的时候，我会想尽办法把它留在口袋里。当然也撒过“找不到了”的谎。旅馆的人通常并不在意，反正门卡已经失效，再也打不开任何一扇门。而我爱的正是它的失效。这是一把只能在那个晚上打开那个房间的钥匙。它以失效承诺着对于那个夜晚的忠诚。

虽然日日清扫，掸去客人留下的痕迹，可是事实上，旅馆的房间是一个巨大的储藏柜。每个夜晚都是一只抽屉。我收存了钥匙，用以提醒自己，我在那只抽屉里留下了一些东西。

006 沧海桑田，就是在家地图上
张开一把有强烈异地感的伞
文 | 张怡微

016 两个世界的三封信
文 | 沈诞琦

026 梦总是发生在丽兹
文 | 黄少婷

033 花之宿
文 | 苏枕书

不是所有入口都有一个“EXIT”

文 | 鲤编辑部

不管是结伴还是不结伴的旅行者，探索一座城市的野心，总要从占有一家旅馆开始。

进入房间，分辨气味，查看临街的吵闹度，检视床单浴室马桶地面，确认有无他者毛发存在。即使一切指标均已达到预期，内心也还是要兀自翻腾，把周围的陌生感一点点啃掉，才能心安理得地将私人用品统统拿出摆满桌面，每个插座都插上一条对头的联通线。这些联通线，仿佛也联通着我们自身，经此才能与此地对接完毕，可以放心的蓬头垢面，从窗口探出脑袋到城市上方，将野心一点点漫出来。

所以，与一间旅馆建立关系的时间甚至与熟悉一座城市一样漫长。旅馆对于慕名的观光客而言，就像一个入口，连接着城市的静脉，只有真正进入，排除一种他者的存在感，才能真正深入城市幽深的隧道，找到城市跳跃的部分。

好的旅馆也许是进入城市更为良好的口径，它不仅联通着城市的现在，还通向过往的一切喧嚣鼎沸车水马龙。贪心的旅行者从不满足现时现世的取悦，他们渴望抵达更远。所以张爱玲上海寓所的楼下总驻足着那些对一段朦胧历史心怀期待的人们，也许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触碰到张爱玲所谓发出“九泉之下”声音的浴室水龙头。

可世界上不是所有期待之所都亮着随意出入的绿色指示牌，至少塞林格没有像海明威那样把那种牌子标示得到处都是。借霍尔顿之口，誓要假装聋哑人，“这样就不用跟任何人进行他妈的愚蠢没用的对话”的塞林格把房子建在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过起了隐士的生活。抵达在他这里完全无效，因为根本不存在那样一个旅馆，一个入口。

或者即使存在那样一个入口，它的终点，大约也只是一盏黑着的“Exit”指示灯。没有出口。我们借旅馆的锁眼窥看城市，窥看到的，不过是一具具粉饰过的残骸；那些吸引我们的，不再是遗迹的残垣断壁，而恰恰是被修缮过的部分；所谓抵达，更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黄粱一梦。在这个总摸不大真实的世界，现实的荆棘淤塞历史的通路，所以那些企图也是好的，至少那是我们真正梦想过，渴望过的。幽深洞口如果最终通向另一片空茫，失望的情绪大概也不会那么浓烈，因为在一个自以为是的平行世界里，我们曾路过一个出口，那里有我们想象过的轨迹。

所以，就这样，将旅馆作为起点，一路探寻下去，像朱天文在《巫言》中写的，“上路吧，朋友。沿径旅行，直到自己也成了路径。”

沧海桑田，就是在家的地图上 张开一把有强烈异地感的伞

与陈丹燕对话

文 | 张怡微

“那次我住进饭店里去了，与它朝夕相处。常常在午夜时分到处闲逛，像饭店传说中的鬼魂。”

——《成为和平饭店》

2012年，陈丹燕几乎成为了和平饭店的代言人。秘境般的探索在她的笔下缓缓流淌，令我们这些明明熟悉上海的人，都愧赅于直面她故事里的陌生。

《成为和平饭店》是陈丹燕的第六本书，也是上海题材的收官之作。聚焦于一座酒店的百年心路，陈丹燕笔下一路追寻着逝去的时光，一路逃离修缮的失落。面对着这华丽的城市之隅，陈丹燕心生奇异的灵光。她在书中写道：“有些灯光，如人的目光一样，蕴含丰富的感情。这种灯光很容易消逝，甚至比人的眼睛中蕴含的感情更不容易捕捉，和保留。你可以要求你的爱人再次含情脉脉地看你一次，但你无法要求一盏灯盏的失落。”

上海是魔镜，每天问它一遍“你是谁”，它都能自呈不同的面目。2003年，陈丹燕参与了《外滩：影像与传奇》一书的写作计划，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入住和平饭店。那是陈丹燕第一次与早年记忆中的外滩的心脏共同生活，终于将之与大学时代偷窥“耗子洞”般的冒险经验形成心灵对话。在大量收集包括《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沙逊与华懋饭店资料以后，她渐渐有了为和平饭店单独写作一本书的念头。

《成为和平饭店》一书，陈丹燕写了8年。从偏重史实的采访整理，到润

饰成更为丰盈的故事，陈丹燕将之拿给《收获》的编辑审阅，编辑看完后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就又改了两年多。这期间，陈丹燕经历了和平饭店关门大修、到再度开张，还曾义愤填膺写信给韩正市长，指出改造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韩正市长亲自批复，吸纳了她的部分想法。于是，一个作家基于复杂的、对于城市历史记忆的关怀所提出的意见，竟影响了一座“纪念碑”的历史。

这部被称之为“非虚构长篇小说”的作品在《收获》杂志刊登时就引起不小争议，首先是“非虚构”与“小说”本就是矛盾的概念，却被这部小说融合在了一起。它还不仅仅是散文纪实与虚构故事的结合，甚至插入了图片叙事。小说进入单行本制作，一度重排，就是为了符合那一批图像与史料整理在完整作品中连贯的叙事要求。陈丹燕坚持将《和平饭店》的篇名更正为《成为和平饭店》，因为在她看来，“成为”二字才是和平饭店近百年来的沧桑。它像是一个有血肉的老人，见证了政权更替与城貌焕新。

小说从一场葬礼写起，出场时的和平饭店业已中年。在阴郁、紧张的叙事节奏中，陈丹燕描绘了老上海资本家夏先生的跌宕人生。和平饭店见证了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的智慧、情感，飞扬与失意。从沙逊时代到新上海，从犹太家族式的管理到国宾招待处，个人记忆的维度不仅是个人的风雨春秋，更是一个城市的成长与沧桑。

更特别的是，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却住在上海的饭店写上海，是很独特的经验。就仿佛在家地图上张开了一把带有强烈异地感的伞。写《成为和平饭店》的那段日子，陈丹燕常常一个人沿着楼梯走到10楼。她说，“和平饭店有一个场，你进了那个场就进了那个故事，你不知道它的人物情节是什么，但你可以感受到故事在发生，有什么东西围绕着你，这是非常适合创作的。还有顶楼的沙逊私寓，那种沉郁的光线带来的神秘感，在没有改造之前，连服务生都不敢单独在里面呆着。里面的古老，华丽，宁静，充满了故事性。每次在那里，我都很想坐下来写作。”

鲤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为和平饭店写一本书？

陈丹燕

2003年，中英作家慢火车之旅，我曾经带着中英作家小组寻访和平饭店。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会为和平饭店写点儿什么的。

当时我们是要将外滩写在《外滩：影像与传奇》这本书里，作为一个章节。我们每个人都为一个章节工作。我写了之后发现，关于和平饭店的章节越长，如果继续往下写，这本书的比例就不对了，但如果不往下写，那些材料实在太浪费了。后来我想我就把它单独拿出来，写成一本书。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

鲤 想要为一个饭店写一本书，您小的时候对和平饭店有印象吗？

陈丹燕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和平饭店没有印象。当时我爸爸没有带我到和平饭店里面去，我只在外面看到过。我爸爸那时在外滩十八号工作。他那个办公室正对着外滩的江岸，我当时印象很深，他有一个很大的办公桌。现在可能觉得也不是很大，但是对小孩子来说，会觉得很大很大。我要爬到他桌子上，才能看到对面的江水。那时候我不知道和平饭店。

我最早知道和平饭店、进去和平饭店，是因为老年爵士乐团。老年爵士乐出来以后，我周围的朋友说，那是解放前玩爵士乐的老人们组的乐队。那时候是1980年、1981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大学毕业。进和平饭店消费要用外汇券，我换好外汇券之后进去，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耗子洞一样。（饭店里）非常暗，里面是古老的爵士乐，老人，和酒。气氛和外面的社会主义的饮食店的气氛，那种很亮的灯、方桌子、大家坐在那里吃馄饨的氛围不一样。一进去看到的酒吧，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我真的是像掉到耗子洞里一样。那个时候我就问过敲鼓的那个老人。他离我们家住的很近，那个老人很精神。他说自己20岁的时候学的乐器，现在六七十岁的时候重新为别人演奏，“你说是什么感受就是什么感受”。他这么跟我说。我把他写在书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进和平饭店。

鲤 带领我们参观的时候，您曾经说过一个关于沙逊套房的故事。饭店工作人员的女儿第一次走进沙逊的房间，抬头看到彩色的天花板时惊呆了，说“那就是天堂！”。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景吗？

陈丹燕 我第一次走进沙逊套房……叫沙逊阁，是和平饭店的小宴会厅。而她（那个女孩子）是和平饭店的领班，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的。那个时候上海还是非常有



地域性的，通过打扮啊、样子啊大致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是住在哪个区。她跟我年龄差不多，跟我讲，她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沙逊套房的天花板，是彩色的。后来我第一次进去，真是震惊，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去沙逊套房，因为那个地方太贵了，一般人很少有机会进去。我不知道沙逊的卧室后来变成了吃饭的地方。我的那个朋友在奥美工作，所以他们才在那里吃过饭。

后来我上去的时候，遇见那个领班，她为我做介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我不能相信这么多次革命、战争，这个地方还能那么完整地留下来。她做了两件事，令我非常感激，一个是她告诉我关于天花板的故事；另外一个是她告诉我当时沙逊的厕所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沙逊的厕所已经锁起来了，

只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去。

厕所保留得很完好，很像张爱玲的《公寓记趣》里那样的，但与《公寓记趣》不同的是，它的热水系统还在工作。所以她就把手边的莲蓬头的开关打开，然后热水就哗哗流下来，我用手去摸，觉得真的太奇妙了。

沙逊是个瘸子，他不让别人用他的浴室的，连他的女朋友都不进他的浴室，他说他可以跟别人合用一张床，但是不跟别人合用一个浴室。但我就进去了他的浴室，摸到了他用到的热水，这种感觉很好奇。领班跟我讲，在中饭和晚饭之间的休息时间，沙逊会拿一本小说，到厕所把门关上，坐在马桶盖上面看小说。我觉得很灵的啊这个人。他很懂得享受这种奇异的酒店气氛。

这是2002年。2003年，我就带外国人来这里参观了，我告诉了他们这个故事，有一个英国作家听完想了一会跟我讲，“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全都是文学家！”

鲤

那些老员工在和平饭店工作了多久？

陈丹燕

我想最长应该有三十多年吧。他们都是复员军人，从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开始服役。还有人中学毕业分来酒店，那就是18岁就来到饭店了。很多人都工作到退休，还有一些人离开了。我采访过的一个老员工曾经对我说：“这是我的老东家。每一次听人提起和平饭店，心里都会动一下。”他说得很文学。

还有你们见到的于丹丹，那个女孩子很自省。她曾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知道许多老员工对这个酒店的感情是我们年轻人永远也培养不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就是来工作的，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像家一样的感情了。上一代的员工对和平饭店就是像家一样的感情。”

鲤

当时进入和平饭店工人是怎么面对饭店那么古老华丽的陌生氛围的？他们应该会有很强的震撼吧？

陈丹燕

我觉得你跟我都是非常知识分子的感受。就觉得他们一定是感觉到了很大的反差，带点儿阶级论的，将他们看成……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其实每个人我都问了，但是他们真的没有这种感受。

他们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它已经是和平饭店了。它是国家财产，而且